

首部以大运河为背景的
家—族—历—史—小—说

锦沐 著

策马春风 堤上行

讲述历史上
运河五大守闸世家的
盛衰命运。

节奏，环环相扣的情节，
充满悬念紧张感。

华侨出版社

策馬春風
堤上行

錦沐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策马春风堤上行 / 锦沐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113-7754-8

I . ①策… II . ①锦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0183 号

策马春风堤上行

著 者 / 锦 沐

责任编辑 / 高文喆 王 委

责任校对 / 孙 丽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67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 印张 / 16.5 字数 / 283 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7754-8

定 价 / 38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

目录

第一章 马家纨绔初长成	第一节	我乃海龙王之女 / 003
	第二节	马家纨绔 / 006
	第三节	撞来的师父 / 009
	第四节	论读书的作用 / 012
	第五节	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 / 014
	第六节	温柔的赵姨娘 / 017
	第七节	彪悍的马夫人 / 020
	第八节	一山不容二虎 / 023
第二章 两阍相争计中计	第一节	田老夫人的寿宴 / 029
	第二节	小爷是神医 / 032
	第三节	生而为人的别无选择 / 035
	第四节	粮仓闹鬼 / 038
	第五节	鬼被吓到了 / 041
	第六节	请师父吃糟鸭 / 045
	第七节	不会捉鬼的先生不是好先生 / 049
	第八节	鬼也是要吃饭的 / 053

第三章 谁是黄雀	第一节	谁是黄雀 / 059
	第二节	姜是老的辣 / 062
	第三节	栽赃，我也会 / 065
	第四节	无毒不丈夫 / 068
	第五节	何为公道 / 071
	第六节	非礼勿视 / 074
	第七节	马父出事 / 077
	第八节	是人祸，非天灾 / 081

第四章 谁说女子不如男	第一节	水狮子 / 087
	第二节	我为狮头 / 090
	第三节	以猫为师 / 093
	第四节	安神 / 096
	第五节	水中舞狮赛 / 099
	第六节	胜负 / 102
	第七节	往事 / 106
	第八节	商人 / 109

第五章 山雨欲来	第一节	欲来 / 115
	第二节	危机 / 118
	第三节	生机 / 121
	第四节	心动 / 124
	第五节	妆花 / 128

- 第六节 相貌 / 131
- 第七节 囊匣 / 134
- 第八节 银号挤兑 / 137

第六章 迷雾起

- 第一节 旧伤复发 / 143
- 第二节 海公主再临 / 146
- 第三节 海公主同款披帛 / 150
- 第四节 除夕 / 153
- 第五节 元旦 / 156
- 第六节 议亲 / 159
- 第七节 生病 / 162
- 第八节 意外 / 166

第七章 杀机现

- 第一节 幕后 / 171
- 第二节 中毒 / 174
- 第三节 引蛇出洞 / 177
- 第四节 证据 / 180
- 第五节 杀机起 / 183
- 第六节 马朝生入狱 / 186
- 第七节 陷害 / 189
- 第八节 真相 / 192

第八章 兄妹相认	第一节	赵姨娘的复仇 / 197
	第二节	马天恩身份暴露 / 200
	第三节	对答 / 204
	第四节	男女之别 / 207
	第五节	马父之死 / 210
	第六节	兄妹 / 214
	第七节	说服 / 217
	第八节	归宗 / 220

第九章 天为谁春	第一节	做戏 / 227
	第二节	吉凶各半 / 231
	第三节	争死 / 234
	第四节	自败名声 / 237
	第五节	去年今夕 / 240
	第六节	田富贵立功 / 243
	第七节	洪水 / 247
	第八节	选择 / 250
	第九节	天为谁春 / 254

第一章

马家纨绔初长成

第一节 我乃海龙王之女

夜色渐起，华灯初上。正值七月十五中元节，大通河一直有放河灯的习俗，所以，虽然是晚上，但是依然行人如织，丝毫不比白天冷清。

路边小商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，各式各样的货品更是让人眼花缭乱。泥塑的娃娃，烫金的葫芦，栩栩如生的毛猴，还有精美的彩灯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欣赏询价。

一个白衣女子朝着庆丰闸方向走去，她身材高挑，长发半绾，脸上戴着一个银色的半边面具，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左顾右盼，眉目流转之间，灿若星辰。

一些路人看到，不自觉地给她让出路来，小声议论。

“这么漂亮，真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？”

“对呀，真像是天上的仙女，不会真是仙女下凡了吧？”

白衣女子听到了人们的议论，有些小得意，步子越发轻快起来，一阵风吹来，衣袂飘飘，还真有几分仙气。

白衣女子走到庆丰闸的桥上，停了下来，向桥下望去，河里已经漂了很多彩灯，不过更多的是茄子灯。因为穷人没有钱买彩灯，只能将自己庄稼地里的茄子，挑上个儿大的，从中对半一切，在茄瓣四周插上竹帘片，中间再插上小蜡烛，在水上漂得又平又稳，与彩灯漂在一起，居然另有一番美感。

这时，突然有人掉进了河里，顿时人群嘈杂起来，刚开始那人还折腾几下，没一会儿，人就不见了影子。有人想下去救，却总被人有意无意地拦住。这时，就见白衣女子从桥上飞身跳下，沉入水中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只见刚才落水之人被这白衣女子拖着游回了岸边，大家赶紧帮忙，将人拉回到岸上。落水的是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人。白衣女子随后也上了岸，非常熟练地帮书生按压腹部，将水挤了出来。

书生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就看到一个白衣女子正在看着自己，脸上戴着面具，只有一双眼睛黑黑亮亮，灿若星辰。书生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：“姑娘，是你救了我吗？不知姑娘芳名，来日吴仲也好报答。”

白衣女子眼睛一转，肃声答道：“我乃海龙王之女，今日游经此地，见你落难，

随手相助，不必挂怀。”说完，站起身来，然后朝河边走了几步，居然跳下河去，真如游龙入海，踪迹全无。

这时，岸边众人开始沸腾起来，狂声大叫：“龙女显灵了！龙女救人了！”

万金楼是顺天府最为知名的几家青楼之一。此时，一个包间之内，两个公子模样的人正在畅饮。其中一个端起酒杯，朝一个身材微胖，身着云缎的儒生说道：“胡公子，只要那个吴仲淹死，这次会试您定会独占鳌头，我来敬未来的状元一杯。”

敬酒之人名叫田荣华，乃是大通河一闸守闸家族田家的大公子，今天推吴仲下河之人，就是他安排的。

胡公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“这个吴仲，自己找死，明明一个乡下来的穷酸书生，不知怎么混成了贡生，写了几首破诗，居然被钱大儒夸赞，推荐他进了国子监，成了监生，还想收他为关门弟子！本公子叔父出面想让他收我为弟子，钱德洪都不给面子，如果他收了这个吴仲，本公子岂不是成了笑话？”

田荣华忙附和着，念叨钱大儒有眼无珠。

胡公子姓胡名春秋，叔父在朝为官，拜了大太监刘瑾为干爹。胡春秋倚仗叔父的势力，一向嚣张跋扈，想要拜钱大儒为师却被拒绝。现在看突然冒出个吴仲，钱大儒不仅许他在中天阁听讲，还多次对他赞赏有加，胡春秋自然不服，所以才示意田荣华，趁中元节人多杂乱，先诱吴仲去看河灯，再将他推入河中。他知道吴仲不谙水性，有意阻拦岸上人及时去救，想将吴仲淹死。

就在几个人庆贺之时，房门突然被打开。一个随从模样的人闯了进来，神色慌张。

“不好了，吴仲没死！”

“什么？”胡春秋跟田荣华大惊失色。

“我已经将他推进了河里，可是，可是他被人救了。”

田荣华赶紧追问：“被谁所救？我明明安排了人，在河边拦着不让人下水救他，是谁这么多事？”

随从停顿了一下，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：“是……海龙王之女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！哪里来的海龙王之女，我还是玉皇大帝呢！”胡春秋破口大骂。

“不会是你事情没办成，胡乱编借口来骗我吧！”“小人哪敢，当时岸边很多人都看到了。那女子救了吴仲，跳到水里就消失不见了，如果是凡人，怎么可能在水里那么久不出来，我在岸边观察了两个时辰才回来的。”

“如果是熟谙水性之人，可以憋气，然后游到人少之处再上岸，不过，今天是中元节，到处是人，能憋气游到偏僻之处的，应该没几个人，况且还是女子。

我们五闸的规矩，女子是不可以下水的。这事，确有蹊跷。”田荣华脑子里迅速把水性好的人过了一遍，却怎么也想不出来有哪个女子可以做到。

“别说没用的了，吴仲没死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你们还有好主意不？”胡春秋不耐烦地问道。

“主意，我倒是有有一个。不如，我们去吴仲住的客栈放把火，把他逼出来，然后我们趁机进去把他的包裹给偷了，他没钱，肯定就无法留在京城。就算是勉强留下来，他要想法赚钱谋生，必定会耽搁学业。”田荣华阴险地说道。

“好主意，不过这次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把事情弄大。客栈那么多人，万一烧死了人，事情就大了。”

“这个自然，我派人来做就是，只是扔几个火把，然后大叫就行，不会真的闹出人命的，胡公子尽可放心。不过吴仲所在的客栈就在马家旁边，马家的护卫很是多事，避开他们才好。”

“就是经常跟你们田家作对的那个二闸马家？放心，你把这事给本公子办好了，我来替你解决这个马家。”胡春秋不以为意地说道。

“我这就安排，趁吴仲今天刚落水，元气没恢复，等会儿大家都睡了，我就派人过去放火，他惊慌之下肯定不会带包裹的。”

田荣华对随从说了几句，那人匆匆退下。

月色如水，已是三更，喧嚣的街道慢慢变得安静，街上的商贩已经收拾东西回家，路上基本看不到行人，偶尔有打更的经过，边敲边喊：“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三更了！”

有一个人影拎着一桶东西，悄悄走到一个客栈墙角处，把桶里东西拿出来，是浸了煤油的杉布皮还有棉布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火石，可能是出于紧张，打了几下都没打着。

这时，就听身后一个凉凉的声音响起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这人一回头，只见一个白衣女子站在自己身后，长长的头发垂下，将脸半遮半掩，还滴着水，就像是刚从十八层地狱逃出来的女鬼。

“鬼呀！”这人一声尖叫，扔掉手上的火石，拔腿就跑，只恨自己没有多生几条腿。

只见白衣女子将头发拨开，露出一张明艳又有些娇俏的脸，不屑地踢了一脚地上的棉布，清脆的声音吐出嚣张又粗鄙的一句：“小爷放火时，你还尿床呢！”

第二节 马家纨绔

白衣女子熟练地溜到马家大院外墙一角，弯下身子，从墙上拆下几块青砖，然后钻了进去。身影轻快，熟门熟路，很快就绕进了马家内宅，走到一间屋子前，轻手轻脚推开门，闪身进去，反手将门关上。

“啊！”白衣女子尖叫一声。

“马天恩！”房间内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。见她进来，马上愤怒地站了起来。

“马天恩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还敢穿女装出去看河灯，哪儿人多往哪儿走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”

“爹爹，我，我有戴面具……”马天恩小声地反抗说。

“面具呢？”马天恩父亲马朝生瞪了她一眼，逼问。

“丢了，我是为了救人……”

“救人？你不害人就不错了，我们马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纨绔？你说，你是又出去赌了还是又去骗吃骗喝了？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姑娘！每天就知道惹是生非，不求上进。你，还敢穿女装，你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是马家的少爷吗？如果让族里人知道你是个姑娘，你想过后果吗？”马朝生恨铁不成钢地说。

“爹，你一会儿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个姑娘，一会儿又说我不能让人知道我是个姑娘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”马天恩反驳道。

原来，马朝生是二闸马家的族长，和马天恩的母亲李氏云瑶机缘之下，一见钟情，成婚后更是恩爱无比。却不想连生三个女儿，第四个就是马天恩。之前被逼纳过两个妾，结果怀孕生下的还是个死婴。生马天恩时马朝生不在家，正在跟其他几闸的族长商量重要的事，结果就收到消息说夫人生了儿子，高兴得不行，大家也纷纷祝贺，回府才知道，还是个女儿，是马夫人想要假凤虚凰。可事已至此，也没脸再去和大家澄清其实生的是个女儿，也怕族人追究马夫人，马朝生只能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咽，配合马夫人。原来还想着万一以后有了儿子，再找机会挑明马天恩的身份，结果从马天恩之后，妻妾连个怀孕的都没有。这马天恩自小以男子身份生活，别说，还真像是男子投胎，没有半点女儿气，居然活脱脱一个纨绔

少爷，还收了一堆小弟，号称要行侠仗义，结果却是到处惹是生非，让人找上门来，所以十六年来，从来没有人怀疑马天恩是女子。

“还说救人，前几天，人家夫妻街上争吵，你上去就把人家丈夫腿踢折了，害得为父赔了人家五十两银子。还有上个月，你还跟人家万金楼的老鸨争姑娘，买回来连个活都不会做，天天给你唱曲，你说，你一个姑娘，去争的什么女人？”

“我错了，那我下次争小信可好？”

“你个败家子！”马朝生一听更加生气，站起身拿着棍子就打。马天恩哪里肯乖乖挨打，转身就跑，两人在屋子转了几圈，马朝生追到马天恩，抬棍就打。谁知马天恩一下子跪在地上，哭出声来。

“爹爹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我明明是一个女子，可以学学绣花，像姐姐们一样嫁人，可以穿漂亮的裙子，戴好看的珠宝首饰，可是你却非让我当男人，我要学潜水，几次都差点闷死，我还要学管账，要读书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穿裙子，还不是因为我太想试一下当女人的感觉嘛……”马天恩一边呜咽一边说，声情并茂。

马朝生长出一口气：“又要多少银子？”

“二十两。”马天恩顺嘴答道，脸上立刻洋溢出灿烂的笑容，眼睛讨好地看着马朝生，眯起来像弯月一般。

“你这个逆子，每次想要钱就使各种手段，现在连穿女装都想出来了。哎！”马朝生把棍子扔到地上。

“明天到账房去取钱，记得不准再闯祸。还有，我会再给你找一个先生，如果你再敢给先生下药或者剪碎先生衣服什么的，我就一文钱都不再给你。”说完，马朝生走出马天恩的房间，重重地关上房门。

马天恩已经换上了一身男装，在花园里半躺在摇椅之上，身边围着几个漂亮的丫鬟，有的剥了葡萄喂到她嘴里，有的给她打扇；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子，眉目如画，清婉动人，坐在马天恩对面，弹着琵琶，唱着江南小调。女子旁边盛开着一架蔷薇，花色灼灼，映得女子脸色更娇。

旁边有一个矮桌，桌子上放着一个酒葫芦，葫芦上镶嵌着各色的珠宝作为点缀，珠宝连镶带嵌，用爪子钩住，卧进葫芦里，就算是葫芦无意间摔碎了，珠宝也不会碎。桌子上还摆着一个枯木陶做成的花瓶，明明是泥土所塑，却形如枯木，里面插了几枝红艳的蔷薇花，恰似枯木逢春，老树生花。

这时，一个身着红衣的小胖子从外面走来，看到马天恩，立刻加快脚步，很狗腿地跑了过来。

“大哥，我来了，今天我们去哪儿行侠仗义？”小胖子跑过来一脸崇拜地看着马天恩，顺手从丫鬟手里抢了一粒葡萄吃。

“田富贵，田荣华居然放你出来了？他上次不是说如果你再来找我，就把你腿打断吗？”马天恩懒洋洋地说。

原来，田富贵是一阉田家族长的小儿子，兄长正是田荣华。跟兄长一心想振兴田家统一五阉不同，他的梦想就是跟着马天恩仗剑走江湖，做个人人崇敬的大侠客，是马天恩的忠实小弟。

“这几天我哥没空理我，他天天跟那个胡公子在一起。所以我就溜出来了。”

“那个胡春秋，满肚子坏水儿，哪儿还有地儿放学问，这种败类要能当状元，小爷我就是海龙王。”马天恩不屑地说。

“就是就是，他哪能跟大哥你比。”

“走！”马天恩从摇椅上跳了下来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行侠仗义去！”

第三节 撞来的师父

白天的街道与夜间相比，又是另一番味道。街边飘摇林立的店铺招牌，街上小贩带着韵味的吆喝声，还有一些艺人在表演杂技，引得众人一阵喝彩。

几个小孩子边跑边唱：“劳您驾，道您乏，明年请您逛二闸。两岸风光美如画，向东五里是三闸……”童音森森，清脆甘甜。

马天恩几人大摇大摆地在街上东逛西看，看到孩子们跑过来，掏出几个铜钱扔过去，几个孩子欢天喜地地拾起铜钱，齐声喊道：“谢谢马大侠。”

马天恩不以为意地摆摆手：“买糖葫芦去吧。”

这时，只见迎面一个孩子急匆匆跑了过来，后面好像有人在追赶，孩子慌不择路，撞在马天恩身上，一下子跌倒在地上，又连忙爬了起来，拽住马天恩的衣服，往她身后躲，一边躲一边喊：“大侠救我，有人要拐卖我。”

这时，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跑了过来，有些气喘吁吁地在马天恩一群人前面停了下来。

马天恩打量了一下面前的书生，有些眼熟，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，看上去也是斯文之人，样子清秀俊朗，没想到居然是一个人贩子。马天恩虽然读书不行，但打架是能手呀，从小打到大，靠的就是一个快字。

书生刚要开口说话，字还没吐出来，马天恩抬腿就是一脚，谁知书生看上去文弱，反应却很快，一个侧身躲了过去，马天恩踢空了，自己却站立不稳，朝地上扑了下去，书生回身一挽，本来想扶起马天恩，没想到马天恩冲劲太大，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，马天恩扑在了书生身上。

马天恩想爬起来，谁知书生也想起身，两个人头又撞在了一起，马天恩从书生身上跳了起来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该死的人贩子，居然敢撞小爷的头，今天小爷就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”

这时，田富贵几个人也跑了过来，团团围住书生。

街上的人也聚了过来，围成一圈，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。

“马天恩又在欺负人了！”

“马老爷多好的人呀，怎么生出这么个败家子。”

“这书生一看就是个老实后生，怎么就惹到这混世魔王了，今天怕是要倒霉了。”

马天恩一听都是不利于自己的话，顿时怒火中烧：“你们都瞎了吗，小爷我是在除暴安良，他是人贩子。”

这时，书生也站起身来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正了正头上的方巾，虽然只是简单的青布长衣，又刚刚跟马天恩纠缠一番，却依然透露出一种儒雅的风范。

相比暴跳如雷的马天恩，书生就显得坦荡镇定多了。书生一抱拳：“在下吴仲，刚才有个小贼偷了我的荷包，所以才追他到此，你突然冒出来见面就打，不听在下解释，可是要助纣为虐不成？”

“我……怎么能听你一面之词，那小孩呢？”马天恩赶紧去找刚才的小孩子，才发现早就没有了人影。

“大哥，我们……我们刚才光想着来保护您了，没注意那小孩儿……”田富贵几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然后有些怯怯地说。

“小爷我用你们保护？！”马天恩这才意识到，自己可能是被人利用了，不过还是不愿意承认。

“也许，他怕被你捉住卖掉，自己跑回家了呢！”

吴仲突然朝马天恩方向走过来，马天恩心虚地闪了一下。谁知吴仲绕过她继续往前走，原来刚才田富贵他们几个站的地方，有一个荷包。应该就是刚才那孩子丢下的。

书生捡起荷包，朝马天恩晃了晃，“这就是我丢的钱包，你可还有话说？难不成你和那小贼是一伙的？”

“呸，小爷我有的是钱，会偷你一个穷书生的荷包？”马天恩愤怒地说，不过她这会儿已经完全明白，自己确实是冤枉了吴仲，所以有些心虚。

吴仲打开荷包，里面居然是空的。看来是刚才那个小贼拿走了里面的银子，把钱包扔在了这儿。

“这可是在下全部的盘缠，现在被人盗走，可怜我十年寒窗，就为了一朝金榜题名，现在连盘缠都没了，你说，你是不是应该对此负责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追上那小贼了。”吴仲一会儿是可怜的语气，引得围观群众一片同情，一会儿又转成凌厉的语气，逼问马天恩。

“大不了我赔你就是，你说，里面有多少银子？小爷给你！”马天恩第一次见这么难缠的书生，啰啰唆唆，还不如痛快地打一架呢。想到好不容易跟老爹要来的银子，这么快就要转手一部分，马天恩觉得心莫名地就疼了，我那望东阁的酒呀，我那望海楼的肉呀，我那如意坊的色子啊！